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六回 大宋營僧人索寶劍 橋工廠和尚顯神通

話說張欽差在夢中看完封賞的單子，剛把刑部擬定逆罪的罪案展開要看，忽被大眾大驚小怪、喧嚷嚷的驚醒。再一查點，方知菊文龍也就這前打盹，覺得外面走進一個和尚，手上帶了三口劍，走至就近向他說道：「菊文龍，如今為害的三口劍已被我取得來了，但那立功的三口劍因何還不見還？」說罷便向他腰間一把，菊文龍當時驚醒。再查點那腰間的虹霓劍，果然不見，心中好生奇異。連忙跑到後帳，見李彩秋、鄧素秋正聽著韓毓英在席前講孫武子的兵書。菊文龍站著遠遠的問道：「你們查一查，那虹霓劍還在身邊嗎？」李彩秋還不曾聽得真，鄧素秋一摸，不覺大吃一嚇，道：「噯喲！這怎麼的？難道被妖精吸去了不成？」李彩秋還不知就裡，反向鄧素秋問道：「你這驚驚撮撮的為什麼事？」鄧素秋道：「我身邊的虹霓劍無影無形的不知怎樣就不見了。」李彩秋笑道：「我說你不能吃酒，可憐吃不到三碗黃湯，就不顛不倒的了。那裡自身邊的東西都管不住嗎？」鄧素秋被他一說，面紅耳赤，格外作躁。菊文龍遠遠又向李彩秋道：「你且莫說人，你自家查一查是怎麼樣了？」李彩秋見說，便笑嘻嘻的回到：「我坐席的時候，還查點了的。」但嘴裡雖然賭老，也便暗暗用手向腰旁摸了一摸，不覺也是詫異道：「奇怪奇怪，怎樣連我的也不見了！」這時連韓毓英等也都吃嚇，以為一定是有了當不得的人色到此，被他竊去。菊文龍見他們驚異不定，只得把適才夢見和尚來討劍的話說了一遍。話言才了，忽聽外面楊將軍驚天動地的喝道：「放屁！豈有三口劍化做紅光飛走的道理！本統領是極明白的，你們管兵庫的人，不靠著盜賣軍械，那些嫖賭吃喝那處得來？」張欽差卻就是這時被驚醒了的。但菊文龍聽楊魁這樣同管軍的為難，他心中卻有一些影子，便連忙跑進前帳。韓毓英、鄧素秋、李彩秋、哈雲飛、祝三妹也都拖拖拉拉的走到前面。菊文龍便查問就裡，那管庫的小校說道：「末弁等在庫房吃酒，忽見那庫裡飛出三道紅光。末弁等知道有變，忙將飛紅光的這一個庫開了鎖鑰取出存冊，將裡面物件細細一對，方知少的是由金光寨取來的那誅仙、誅神、誅佛三口寶劍。」楊魁見說，又把桌子一拍，喊了一聲：「來人！且代我把這盜賣軍裝的奸賊監下。」菊文龍見說，連忙上前止住道：「楊將軍息怒，這事卻冤枉著他了。」就此便將所做的夢，並自家也失去三口虹霓劍的話說了一遍。楊魁這才明白，便著管軍裝的小校退去。張欽差道：「真算奇夢。但我適才也做了一個夢，委實是清楚不過。」當下便將上諭上怎樣說法，那個怎樣封，那個怎樣賞，也說了一遍。

就這談談說說，外面已經天亮。那營門外這日是升旗放炮，奏樂開門，委實是熱鬧不過。張欽差、楊魁同各位英雄義士，本同旁處營伍中主將待屬員不同，可算這班人都是客情，大家就團拜了一拜。單有七個營官，是要循資格的，一個個便帶著本營的弁目上帳叩過了喜，才退回本營。那外面玉山縣趙知縣、玉山營鄭游府，率領手下的佐貳雜職、都守總額，都到大營叩賀。跟後又是當地的紳董，張欽差同楊魁處處也要回賀。就此浮文末節的，過了一個正月。到二月初間，那聖旨下來，果然同夢中所見的一些不舛。大眾都望闕謝恩。就此又暢聚了兩日。廣陵、鎮江七個營官，仍將本部兵馬帶回各訊。馬如飛師徒暫回鎮江，周家弟兄同祝三公、祝三妹暫回盤山谷，灤山三雄同菊文龍叔姪夫妻暫回泗水村，錢志、褚彪、蓋世豪均由本營起了咨文，投奔淮軍而去。所有賞賜銀兩均由玉山縣庫中支撥。張欽差又將賦巢抄出的珠寶金銀，都移送玉山縣存庫，申詳江西宣撫使立案。張欽差、楊魁、哈雲飛、韓毓英收拾動身，著牛忠將那一千多降卒帶著，一同逕赴臨安。這一回張、楊進京，那沿路之上好不威武。正是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後人有詩贊張允明道：

果然戎馬出書生，腹庫能藏萬萬兵。

羊叔也同推雅度，武侯局興共才名。
機謀活逾東流水，氣節堅於北陸冰。
請看凱歌歸掉日，威風搖曳陣前云。
後有人贊楊魁道：
從來亂世出英雄，一出泥塗便立功。
猿臂功勞先後映，魚頭心性古今同。
錘來若墜當懷月，鏢去如飛沒羽風。
待到五湖歸隱日，須知氣運宋家窮。

閒文休敘。張欽差等回了臨安，恰巧狄小霞戮屍的上諭已下。張欽差同楊魁奉了聖旨，當下行了一角文書，著牛忠到平望，會同平望同知，將狄小霞的屍身由棺中提出，監斬已畢，把首級發解玉山小西天犯事原處懸竿示眾。張欽差、楊魁自然是各供各職，不提。

且說濟公聖僧在平望救活鄒風道友，還了黑姑的真丹，卻趁著三靈顯聖歸潭的時候，他也脫身走了。一個人走了不到二里多路，忽然東南上一股怨氣直沖霄漢。

和尚忙按靈光，心中已經明白。連忙就用縮地法，走到一個地方，這地方名叫春浦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春浦是個什麼地方？就是後來的上海。這上海在六國的時候，本是楚國春申君分封的采邑，所以後來也喚做申江。又因春申君名叫黃歇，又名黃浦。宋朝那時也稱這地方名叫春浦。春浦距平望也有五六百里的路程，濟公因事在危急，所以用了縮地法，不上半個時辰，當時趕到。走至黃浦江口，但見挑磚的、鋸木的、打鐵的、築泥的，有上萬的人在那裡做工。濟公走到那工人裡面，揀了一個老成年紀大的，問他道：「大司務，俺和尚因路過此地脫了盤程，衣鉢又被俺和尚當掉了，叢林裡掛不著單。預備幫眾位做個小工，混碗飯吃吃。眾位可能做一些功德，收留收留嗎？」那一個老工人聽說，還是刨著木頭，嘴裡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和尚，你跑外地方了。要論這樣的大工，沒說添一個小工，就便添上個八個，也算不了的事。

無如我們現今卻是吃飽了肚皮來做事，工料不敷，還要大家湊個份兒賠償。可憐一年做了一年的苦工還有幾口文的飯食，那知這座癆瘵橋足有三里多江面，圯到半中的時候，『轟』的一聲通身坍塌。如今這個欽差的太監，他真個絕子絕孫的心腸！由此便停了公食，倒下江的材料，還要大家攤派賠補。由正月開工到今日，不過才一個多月裡面，有好幾百人尋著死了。」說著便眼淚滴滴的。

其時卻有一個管工的走來，抓了一根藤條，嘴裡一嘴的官字眼。見這老工人同和尚談閒，拿起藤條「束」的就是一下。濟公此時被他弄了個冷不提防，不曾作得法，可憐那老工人被他抽得黃牛似的喊了一聲。濟公一看，不覺氣得三屍暴跳，七竅生煙，說道：「這個狗奴，只曉得幫助沒屁兒作惡，那裡做工的連話一句都不能說得嗎！」那人見說，便把他上下一看，見了濟公這一種邋邋遢遢形像，格外氣他不過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昂著藤條，就想向他那蒲草盆子頭上抽下。濟公把頭向前一送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乖乖，你把俺和尚打煞了罷！」那人果真使用勁的抽下來。不料「嘍」的才抽了下去，那和尚哼也不曾哼一聲，就同不曾被打一樣。但覺自己頭上被抽了一抽，痛得眼淚直滴。心中詫異不過，暗道：那裡這和尚有法術嗎？心裡還有些不信。便故意輕重不等的又抽了兩下，那知抽得輕，自家也痛得輕些；抽得重，自家也痛得重些。又把濟公看了一看，曉得這和尚不甚好惹。只得摩一摩頭，收了藤條，往別處去了。

但那老工人被他一抽，那膀臂上疼痛不過，抓住一張刨子，不能動手。濟公笑道：「你這人太沒用處，一些都吃當不起。也罷，你歇歇痛罷。讓和尚代你做替手是了。」其時旁邊放了多根橋欄上的柱子，須要刨圓。但見和尚的手藝，果然是好的很。一面接過刨子，一面拿起木料，由頭上一轉到底，那木花直往下滾。果然一轉一根，爽快不過，粗細花式，處處合拍。那工人一看，

真是喜出望外。便問道：「和尚，你當日難道也學過木匠的嗎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不必問俺，俺這和尚本來是半路上出家。當先木工、瓦工、石、銅匠、鐵匠沒個手藝不曾學過。」老工人見他這樣的神手，便將他留下。濟公就此今日幫瓦工，明日幫鐵匠，過了幾日，一些工人都敬重他不過。可以三天做不完的物件，到了他去，頃刻之功可以就沒事。所以到了一頓，一些工人你送饅頭的，他送糕餅的，都送來濟公吃。初時還疑惑他吃素，到了後來，曉得他最喜歡吃酒吃肉。那些窮工人雖噙噙借借，都要買些酒肉來恭維他。

一天到了歇工的時候，濟公對大眾道：「我看你們逐日的各人自家送飯，許多不便，何不共在一起，在作場上燒飯，連家中的都到作場上來吃，這才最好呢。」

眾工人道：「我們也曉得是這樣最好，無如我們裡面都是窮人的俱多，那得這樣一檔，加之連工食都沒有分文，所以到了一頓，只得各人想各人的窮主意，胡亂的吃吃算了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我有主意，你們只要代俺辦八隻大缸，上面都配好了缸蓋，明日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只要照會家人拿碗筷來，包管有飯菜給他們吃了。」

大眾道：「和尚，你這話未免有些拿人作耍了。俗說巧媳婦難煮無米飯，請問這筆米糧何處得來呢？」濟公發急道：「你們這些人有多迂謬！現成飯不會吃，還要羅裡囉唆的。你們不要查點，就照樣預備是了。」各工人被他說得將信將疑，好在也不很費事，大眾商議商議，揀那有大缸的人家，抬了幾只缸，放在作場上面，現成的木料，就配了幾只缸蓋。到了第二日，濟公仍然幫著他們做事，也不問吃飯的話。

天光已到午後，有幾個先歇工的走到缸前，把缸蓋揭開一望，還是幾只空缸，連水都沒一點。這幾人便有心取笑，奔到作場上面喊道：「你們快些歇工吃飯罷，那缸裡的飯菜都熟了。」大眾一聽以為真的，統統歇手，都搶步到那幾只大缸面前要想吃飯。那談話的捏著鼻竅，在旁邊發笑。畢竟濟公可曾煮得飯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的捏著鼻竅，在旁邊發笑。畢竟濟公可曾煮得飯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